

东方早报

上海
书评

上海书评选萃

流言时代的 赛先生

SHANGHAI REVIEW OF BOOKS

江晓原等 著

江晓原
等著

流言时代的 赛先生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言时代的赛先生 / 江晓原等著; 郑诗亮编; 李媛绘.
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7
(上海书评选萃)
ISBN 978-7-5447-3764-7

I. ①流… II. ①江… ②郑… ③李… III. ①书评—
中国—现代—选集 IV. ①G2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071879号

书 名	流言时代的赛先生
作 者	江晓原等
编 者	郑诗亮
绘 图	李 媛
责任编辑	张远帆
特约编辑	张 萍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8.125
插 页	4
版 次	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3764-7
定 价	3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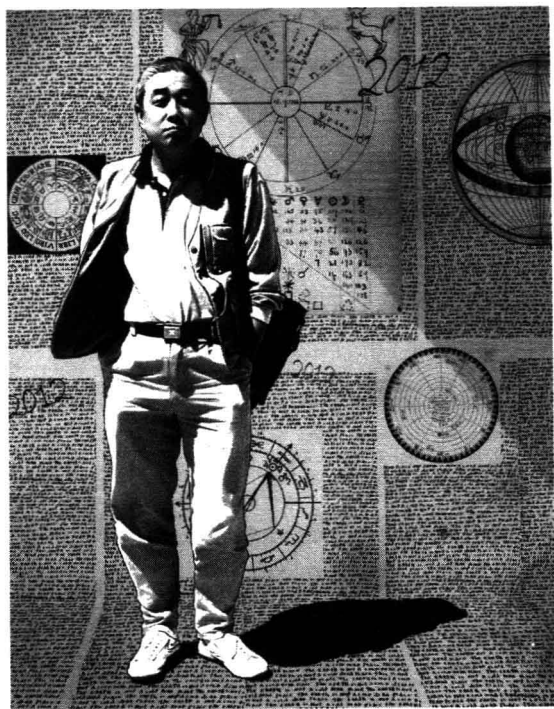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83658316)

目 录

- 001 江晓原谈末世预言
- 013 金力谈流感的往事与近事
- 024 薛人望谈基因与生命
- 037 改变历史的日全食 / 严锋
- 046 对“全球变暖”说的质疑 / 葛剑雄
- 053 我看中医养生 / 张荣明
- 061 转基因水稻：科学伦理的底线在哪里？ / 方益昉
- 072 全球气候变化真实存在吗？ / 曹天元
- 083 智商测试的前世今生 / 曹天元
- 093 居里夫人的棚屋 / 曹天元
- 104 科学超人是如何被“神棍化”的？ / 曹天元

115	老调重弹的“大设计”	/ 曹天元
126	有一种迷信叫“科学”	/ 曹天元
137	“上帝粒子”原本叫“该死的粒子”	/ 曹天元
148	四万年来谁著史	/ 万维钢
161	工作输给机器人以后……	/ 万维钢
172	机关枪捍卫世界和平？	/ 万维钢
184	上网能避免浅薄么？	/ 万维钢
192	按时交作业的学生何以常穿脏袜子？	/ 万维钢
203	别用“常识”理解复杂世界	/ 万维钢
213	肉食的代价	/ 曹东勃
223	肥胖不再是富态	/ 曹东勃
233	打假与造假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	/ 曹东勃
243	天气真的改变了历史？	/ 叶辉
251	编选说明	

江晓原谈末世预言



江晓原

电影《2012》的上映，使得那个古老的玛雅预言突然成为最近报纸娱乐版的热门话题。而在网络上，2012年12月21日这个日期所掀起的狂潮，早已远远超过1999年之前人们对诺查丹玛斯预言的讨论。吞噬一切的地震、冲天而起的岩浆、一英里高的巨浪，电影里这些怵目惊心的场景真的会出现吗？记者走访了天文学和科学史专家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，请他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谈谈对末世预言的看法。

这两年有关2012世界末日的讨论越来越多，特别是西方国家，有很多相关的图书和网站，还拍了电影，最近上映的《2012》就是这个题材的。世界末日是可以预测的么？

江晓原：我手里就有三部电影，都是以2012世界末日为主题的。其中有一部和刚上映的这一部类似，这个电影没有机会上大银幕，直接发行了录像带。里面就讲到玛雅的长历法预言了2012年世界末日。

其实它们是大同小异的，只是影片中末日的原因不一样。比方说，刚才我说的那个叫《2012：毁灭日》的电影，它想象的是，因为地球自转停下来了，就末日了。《2012：超新星》是想象有一颗超新星爆发，巨大的能量要摧毁地球了。现在刚上映的这部电影，讲地球磁极要倒转了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它们的思路都差不多。也就是说，末世

来临的具体原因可以是各种各样的，这些原因一般会被编得有点科学性，但这个末日的说法本身是毫无科学性的。

好莱坞似乎特别迷恋人类末日这个话题。

江晓原：在西方，直接以 2012 年 12 月 21 日这个日子作为末世的电影，仅我现在所知起码已经有四部了。2012.12.21 这个日子本身就有数字神秘主义的色彩，一定有一部分喜欢神秘主义的人把这个东西信以为真。而且不管他们信不信，至少这个东西在西方是比较流行的，它已经变成了大众文化中的一部分。那些拍幻想电影的编剧、导演、制片人总是想要在这种神秘主义的东西里寻找思想资源，所以他们找到了这个末世预言的话题。

但是，他们做电影的时候，都只是拿它当思想资源。实际上，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什么呢？是灾难片。他们只是给这个灾难的预言披上一件末世的外衣，再给造成这个灾难的原因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，但它的主题并不在这个科学上，而在于灾难。这些末日预言的电影，总是出现巨大的灾难，巨大的灾难是好莱坞喜欢的电影。说它迷恋末世的话题，不如说它喜欢灾难片。

灾难片有两点好处：一是灾难片总是能用特效刺激人。我们比灾难片拍得好不好，总是要比你拍出来的场面是不是具有

冲击力、震撼力。比如《后天》，我们就认为很成功，很有震撼力，这样的挑战很容易刺激人不断做新的尝试。第二，灾难片还有一个好处，它总是可以考问人性。在灾难面前，人性的各种劣根性就要暴露出来，所以就可以考问了。

这次上映的《2012》，本质上也是一个灾难片，它花了更大的功夫搞灾难片的两个要素。第一个是特效，上映之前网上出现的五分钟超长片花，里面的特效是超酷啊，因为电脑技术不断地在发展，比起几年前的就能好很多。第二呢，考问人性，现在这个《2012》里当然也考问人性。它是说，制造了一个方舟（这次居然是“中国制造”！），好躲过灾难，保存人类的精英，但是谁能进那个方舟呢？其实这种考问已经老套了，以前的另一个科幻灾难片里早就用过了，那个影片叫做《深度撞击》（*Deep Impact*, 1998），说有一颗小行星要撞地球了，美国就造了一个地下掩体，就是方舟，让他们指定的精英人士可以逃进去，剩下的位置呢，在全民中抽签，抽到的人进去，抽不到的就在外面等死，这也是考问人性。比如两个人相爱，一个抽到了，一个没抽到，怎么办？等等，这样就很容易考问人性。你设置一个灾难之后，你可以从多方面考问人性。

不光是好莱坞，西方历史上一直都有人热衷于世界末日的

话题，而中国人就挺鄙夷“杞人忧天”的。

江晓原：对，预言末日这个事情在西方是比较流行的。主要有三个背景原因：

一个是宗教情怀。宗教情怀就总是让人更愿意讨论救世、末日、重生之类的主题，许多宗教色彩浓烈的作品都不外乎这三种主题。

第二个背景是，西方人比较普遍地相信文明是一一次次繁荣了又毁灭，再重新繁荣又再毁灭。这种周期性的文明观在他们那边是相当普遍的，这和我们这边所相信的，特别是近几十年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一种直线发展的文明观不一样。我们认为文明从初级到高级，无限地往前发展，而他们是一个循环的观念。

第三个背景是，总是有人对社会不满的嘛。喜欢讲末世的人，大多是对当下社会不满的人，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太丑恶了，充满罪恶，它理应被毁灭，所以他们呼唤着上帝快把它毁灭吧。

这样的三个背景，其中前面两个背景是我们中国人不具备的，在我们传统文化中也不具备这些。关于文明周期性的观念，在印度传来的佛教中倒是普遍存在的，但是这一点并没有成为佛教本土化之后，我们中国人普遍接受的东西。所以前面两个背景，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都是缺乏的。

对当下社会不满的人当然是有的，任何时代都有，但是，如果没有前面两个背景的话，就不会有第三个背景。这些对社会不满的人，就会从思想上找别的出路，比方说，呼唤一次革命，来改变社会状态；或者通过顺应自然的方式，逆来顺受，争取让自己过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人生，这也是一种出路。因为你没有宗教情怀，没有文明周期论，你就不会呼唤一个末世的到来，来改变这个世界。实际上，呼唤革命或者是逆来顺受，显然是更现实的，比呼唤那个末世要现实多了嘛。

您能否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谈谈末世预言？

江晓原：在西方有这样一种传统，或者说这样一种思维习惯，他们觉得那些预言未来的东西，它如果预言到某个地方就中断，通常这个地方是有特殊意义的。

比方说在星占学的历史上，有一个著名的案例，是开普勒给瓦伦斯坦因算命，瓦伦斯坦因是当时的一个贵族，掌握着兵权，非常厉害，后来被人行刺死掉了。他年轻的时候叫开普勒替他算命，他们算命是依据他出生时候的算命天宫图（horoscope），就是五大行星和日月在黄道十二宫位置的图。

那个时候流行，大人物找人算命都是匿名的，如果你是开普勒，我托朋友给你一个人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参数，你通过

计算画出此人的算命天宫图，你帮我算一算这个人怎么样。开普勒就是这样接到了瓦伦斯坦因的算命请求的。开普勒知道这个人是瓦伦斯坦因，因为那时候算命的这伙人就热衷于打听各个名人的出生年、月、日、时，作为自己的档案放起来，为的就是应付那些大人物匿名算命。所以开普勒知道请求算命的是谁，当然都不说破，就替他算。过了好多年之后，瓦伦斯坦因已经变成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的时候，又托人拿这张东西去找开普勒替他算命，开普勒又替他算了一些东西。但奇怪的是，开普勒只算到某一年以后就不再往下算了。我记不准了，好像是五十一岁，总之肯定不是什么寿终正寝的岁数。就是显然还在盛年的时候，他算到这年就不往下算了，后来瓦伦斯坦因正好这一年被行刺死了。很多人认为开普勒是完全能知道他的未来的，所以他不算下去，这等于暗示了他，他只能活到这一年。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实的，当然很难说，现在两个当事人都已经死了几百年了，你也不可能起他们于地下来问。

现在《2012》这个电影，它就利用了这一点。说玛雅有一种历法，叫做长历法，它是一个很长周期的——那些周期都非常夸诞的，就像印度古代的历法，比这还要长，还要夸诞，年代都是非常巨大的。那么刚好到公元2012年，这个长历法就没有了，就结束了，于是那些人就说这是它对末世的预言。就跟开普勒

给瓦伦斯坦因算到五十一岁这一年没有往下算一样的。

其实呢，开普勒那个事情上，倒是有点神秘之处，可是这个长历法是没有神秘之处的。因为编算一个历法，总要有个止处嘛，编十万年行不行？我们平常说的万年历，一般也就是编个一百年左右吧，就结束了。因此这个事情完全可以看成是一个偶然事件。

那为什么他们把它说成是什么末世预言呢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一个人，你只要打算搞神秘主义了，那么这个世界在你眼中，就将无往而不神秘。

作为学天体物理出身的人，站在纯粹的科学立场上来说，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什么神秘的，算历法么总要算到某处结束的，不可能一直往下算，那不是很好理解吗？因为原来的初始立场就不一样，你喜欢神秘主义你就会说，它在这里停止不是偶然的啊，它肯定有深意啊，它为什么不在前一年停，不在后一年停？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，这种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。

那么，世界末日可以当作无稽之谈？

江晓原：末日这个事情，纯粹站在科学的立场上说，不可知的灾难都是可能的，也许下一个小时就是末日，这个可能性仍然存在，只不过它的概率非常小。

你如果从这个可能性的意义上来说，这个末日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，况且，按照我们以前的唯物主义理论，这个世界有始也有终嘛，地球本身也有生命，也有衰老死亡之日嘛，那时候当然就是末日了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末日总是可能存在的。

但问题是，我们现在说信不信的时候，其实暗含着另外一个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信了，你准备怎么生活下去？如果你不信，你又准备怎么生活下去？

比方说，如果你确信三年之后是世界末日了，和你确信三年后世界还正常，你此刻的生活态度就会不一样。在前面一种情形下，也许你从现在开始觉得，反正再过三年世界就完蛋了，我现在很多约束都不愿意接受啦，我要吃喝玩乐啦，我要倒行逆施啦。如果你相信世界还是正常的，那你当然不会胡来了。那么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来问你信不信，那就是说，你是不是打算按照三年后世界要毁灭来安排你现在的的生活？那么理智告诉我们，绝大部分人都不可能这样安排生活，都不可能接受这个假设来安排生活。谁这样做，会被周围的人认为他是神经病。

比如说电影《未来战士》第二部（*Terminator 2: Judgment Day*, 1991）里头，约翰的妈妈莎拉·康纳就是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，因为她知道了来自未来的人告诉她的1997年是审判日，是世界的末日。她一直在预言，人们都认为她是神经病。也就

是说,大部分人,只要是理性的,肯定认为世界将是正常的。

那么为什么大部分人在这种情形下都相信世界将是正常的呢? 因为根据现有的科学理论,我们可以知道三年后世界将是正常的,即使太阳系真要发生什么变化,那都是长周期的变化,三年根本就是感觉不到的,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认为三年后是末日。

那么为什么我们相信科学,而不相信神秘主义的预言呢? 那是因为,科学在以往这几百年里所取得的业绩,让我们相信这个理论是管用的,它对于大部分自然界现象的解释是正确的。比方说,它对万有引力的理解是正确的,以至于我们可以发射一艘飞船飞向火星,居然就真能在火星上着陆,说明我们计算的轨道是正确的,我们计算这个轨道所依据的整套理论都是正确的,如果它有一点不正确,它就飞不到那里去。你这么想呢,当然,科学的权威是最大的。大部分人面临这个抉择的时候,还是愿意选择科学。选择科学,我们当然假定三年后世界还是正常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们当然是不信末日预言的。

但人们并不总是严格依照科学来生活,比如说很多人相信星座、生肖。

江晓原: 我认为大部分人肯定还是用理性来指导自己生活

的。人们通常只是在一个无关紧要的情况下，让神秘主义的东西来指导自己的生活。

我以前演讲举过这样的例子：有人说星座、算命、皇历这些东西告诉你今天不适宜干什么，明天适宜干什么，他们问我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信？我说你们这样的问法就有问题——你们假定了有很多人信，来问我为什么，要我解释。我说我根本不认为有很多人信。你们说很多人信的依据是什么？其实你们只是看见很多人在谈论它们，而不是真的信它们。

比方说，皇历上说今天不宜出行，那我说如果你正在求职，今天有一个重要的面试，你就不去吗？我相信你一定去的。但是如果今天男朋友约你出去看电影，你又不大想去，这个时候你就说，啊呀，不宜出行啊，我今天不要去。你知道这个无关紧要，所以你这么说，是吧？要是你男朋友说，今天你如果不跟我看电影，咱们就吹了，那说不定你又跟他去看了（当然如果真这样的话吹了也许更好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人们通常理性地来处理那些重要的事情，然后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让非理性的东西来点缀，这样你不是觉得更有趣、更丰富些吗？所以你不能说有很多人信星座，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谈论星座，这样的问题我认为是妥当的，我可以试图来解释，为什么很多人在谈论星座。

这部电影上映之后,大家还是会很热衷于谈论末世的。

江晓原: 这我同意。作为谈助,看电影嘛,要是有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,这个电影看完了,人们沿着这个电影里神秘主义的话题继续讨论讨论,大家觉得很愉快。可是你不会因为这个而改变你对生活的安排的,你明天该上班还是要上班。

华慧 采写

刊于2009年11月22日